

江浩 / 著

盗猎揭秘

人性与兽性的殊死搏杀

群众出版社

盗猎揭秘

江浩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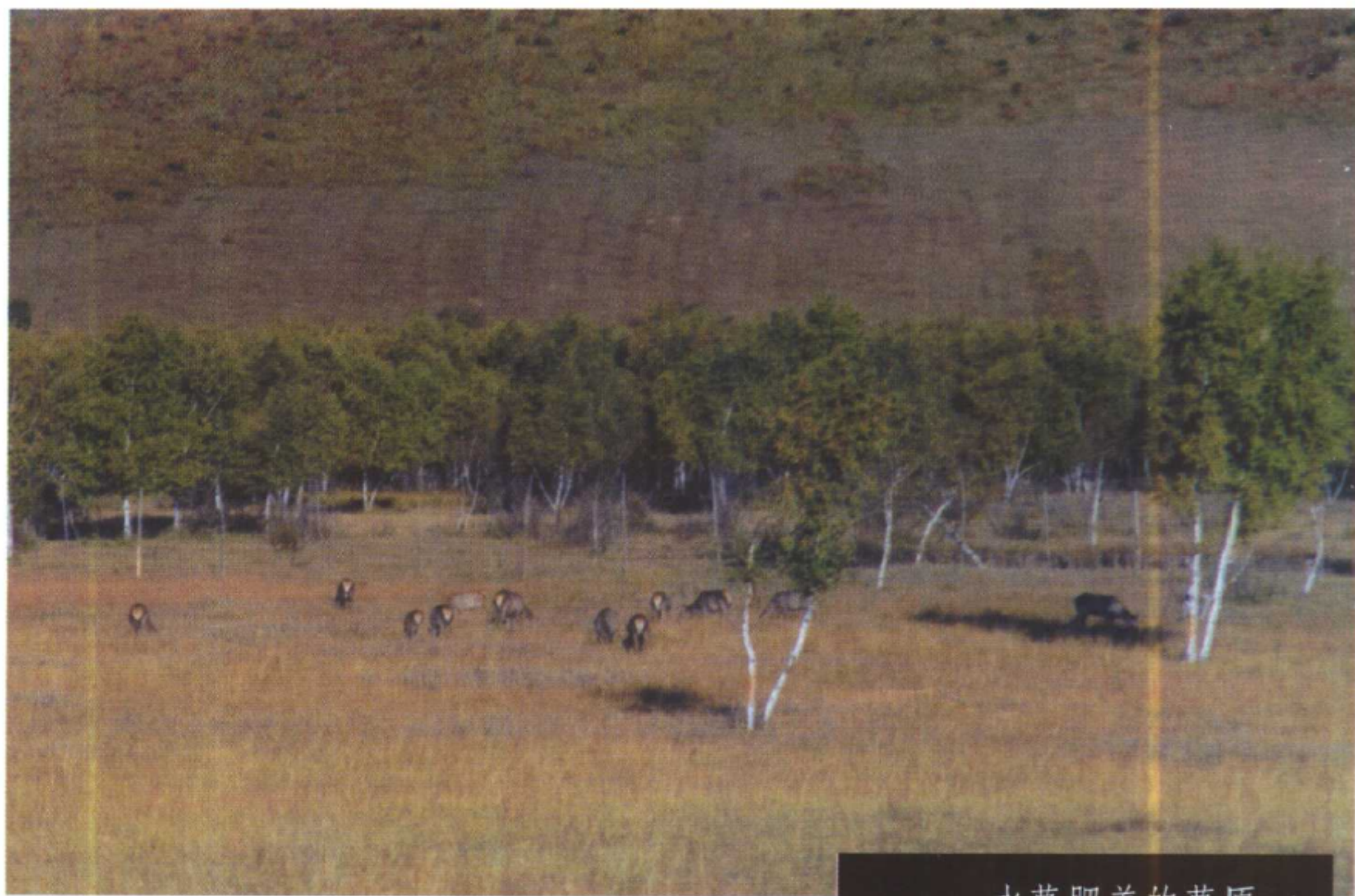
D A O L I E J I E M I



98883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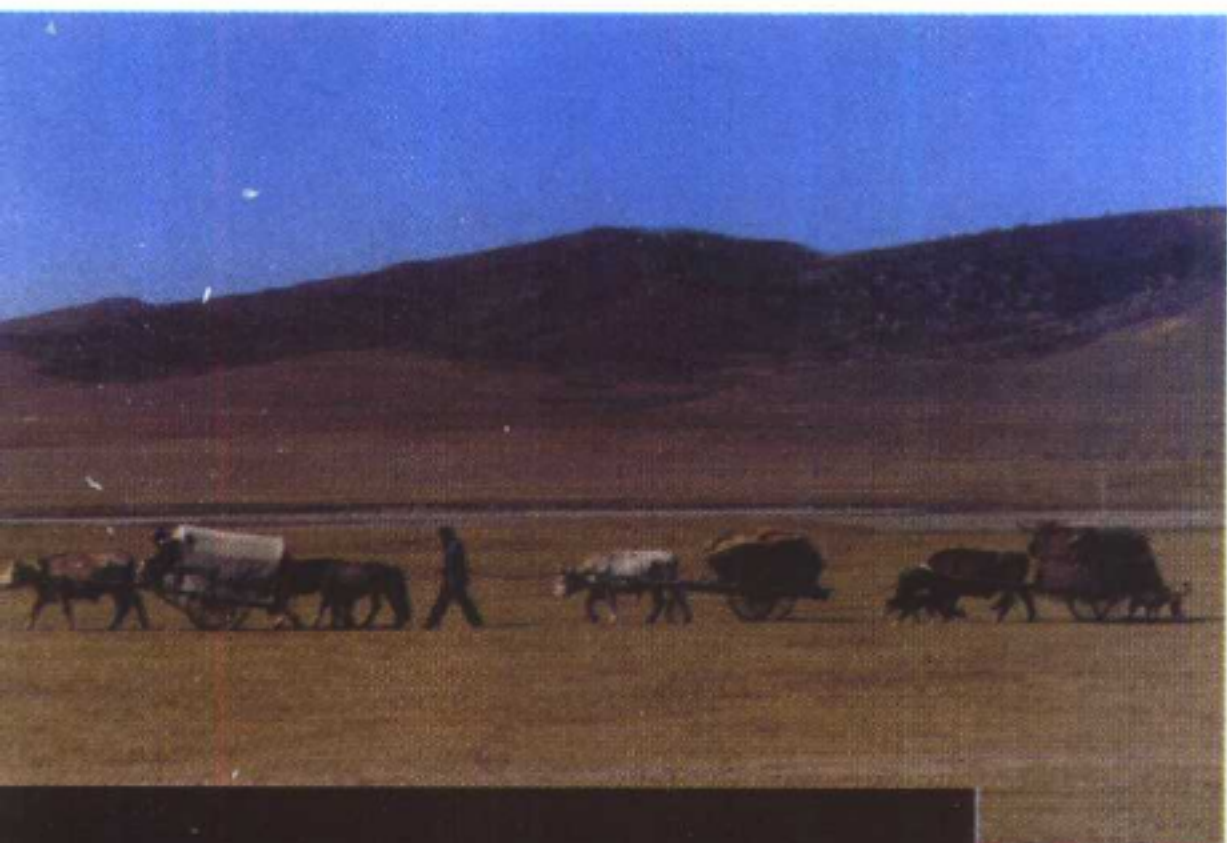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 江浩



水草肥美的草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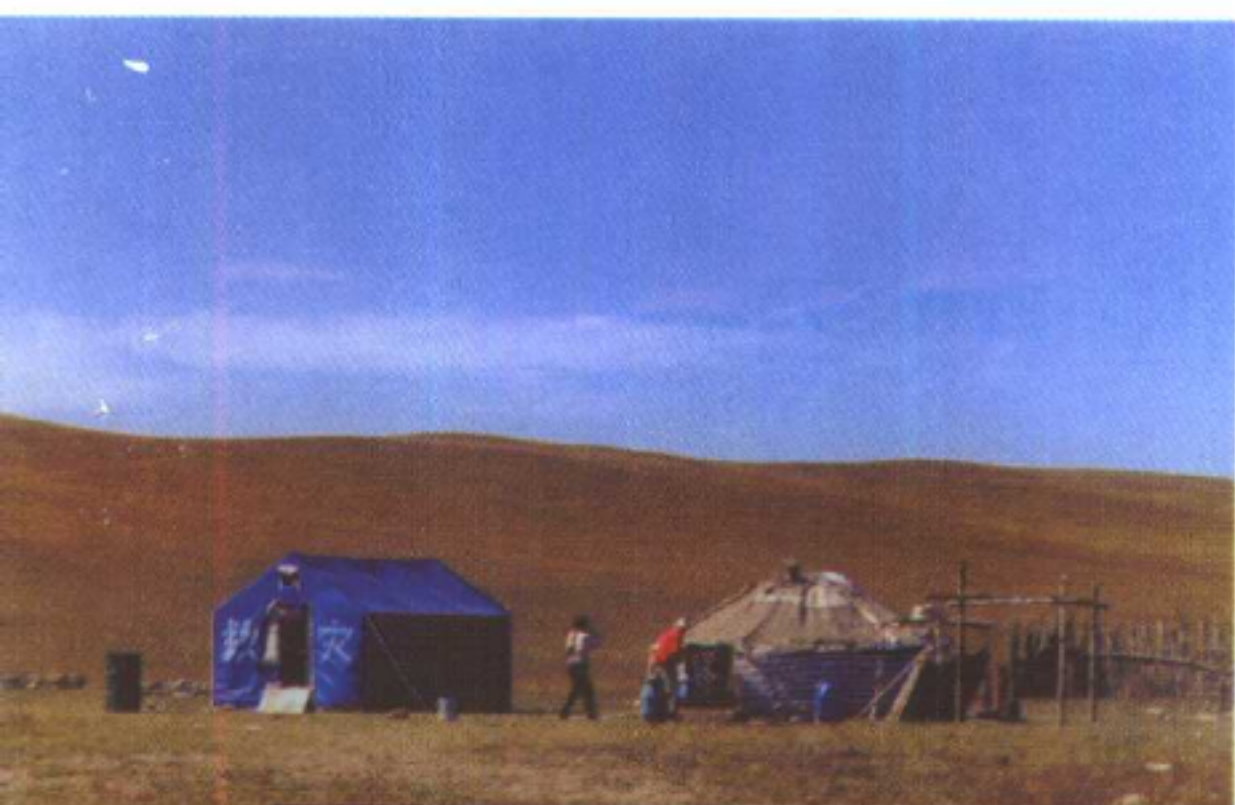


行将沙化的旷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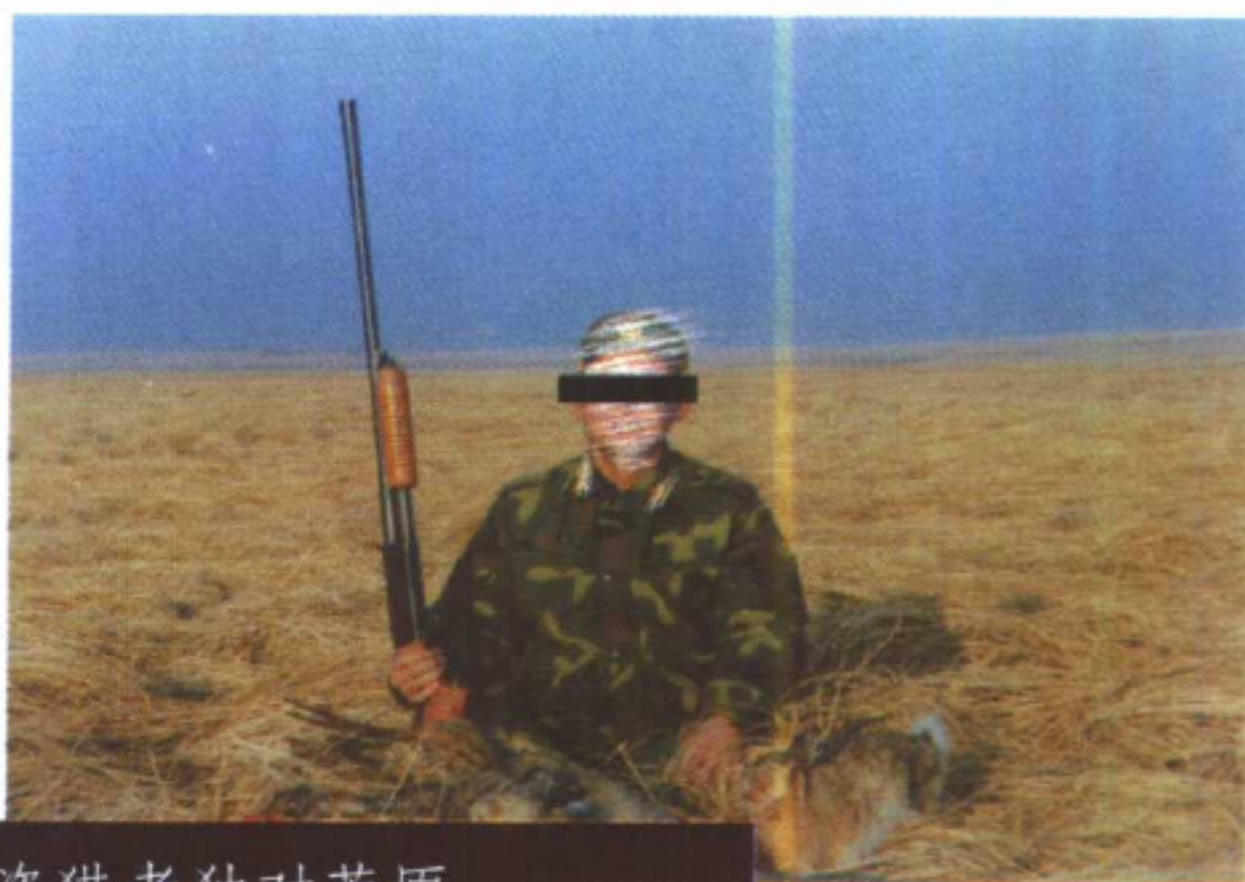


赶着勒勒车长途下药的盗猎者

伪装成游牧的盗猎者



支着“救灾”帐篷的盗猎者



盗猎者独对荒原

天涯任我行



盗猎用的现代交通工具



剖杀



此鹰一翅展开，便接近人的高度，如两翅全部展开，有多大呢？



盗猎者与他的猎物



下药的盗猎者



中蒙边境上的野生动物交易窝点



濒临绝境的珍禽



被残杀的雄姿与美丽





它们的皮毛将成为阔人身上的裘衣



被盗猎者击毙的黄羊儿。据当地牧人说，已有十几年未见到此种野生动物了。有经验的人说蒙古人民共和国下了大雪，它们才越境到这里来的。



被盗猎者击毙的肥硕的孢子



被盗猎者猎杀的野兔



野生动物的尸体，
盗猎者的钱袋。

闲话江浩(代序)

高洪波

江浩是个怪才。

说他怪,是因为他的作品涉及面极广,从草原生活到以色列内幕,从影视圈故事到日本慰安妇纪实,分明是壁垒森严互不相干的两个门类,江浩就有本事把它们捏鼓到一块儿,而且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有板有眼,像那么回事。

江浩写小说,写评论,写电影剧本、报告文学,江浩还敢当制片人和电影导演,此外江浩会开汽车用电脑,除了游泳的技术尚待提高外,我不知道江浩不会干什么。对了,忘了提及江浩最得意的两大技能:一是凶残暴虐地狩猎草原上的小生灵,野兔雉鸡傻半斤们的冤魂,缠绕在江浩的枪管下,少说也有好几百吧。江浩在猎杀它们时心狠手辣,在烹饪它们的尸体时也趾高气扬,声称达到草原一级厨师的水平。像江浩这样文人兼猎人身份的汉子,印象中还有一位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,他们二位可称文坛“绝代双骄”,此外没听说过谁还有恁大本事!

江浩第二项技能是写字,他提起毛笔往宣纸上挥毫的感觉,在我看来一如在草原上狩猎,笔如枪,纸如草原,一下又一下,纵横起伏间,酣畅淋漓且笔力道劲的一只又一只的“墨猪”被驯服在宣纸上,形成颇堪把玩的景观。

真没想到江浩有如此佳妙的书法,如此深厚的功力!趁江浩还没意识到、或者还没把自己的水平夸大到与书法大师同步

闲话江浩(代序)

2 盗猎揭秘

的时候,您赶快求他几幅字,否则,否则只有到北京嘉德或瀚海艺术拍卖会上去举牌抢拍了。

认识江浩已有十多年了。

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、和一群什么样的人交际时认识江浩的了。但从我们结识那一天起,共同的故乡使我们成为好朋友,北京很大,北京的文坛也不小,北京文坛兴分各种圈子,这是自古有之的一种文人存在方式,往远处说有竹林七贤,往近处说有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,再近的就不好说了,没有圈子不成文坛,或者说,没有圈子成文坛是不正常的文坛,“文革十年”没听说有圈子,那是因为“牛棚”太大,圈起了所有的“圈子”。被一网打尽的文坛,被剥夺发言权的文人,侈谈什么“圈子”只能成为梦想和幻想。那时节讲究“派”,革命派、保守派、四三派、四四派、这派那派,淹没了个性、友谊、人性以及正常状态下人们应显示的一切,派而有性,派性取代党性人性理性直至民族性,所以“文革”才那么让人不寒而栗痛定思痛。

扯远了,还说江浩。

江浩是我的老乡,“亲不亲,故乡人;美不美,故乡水”,我们都是内蒙古哲里木盟人,换言之,都是科尔沁草原走出来的汉子。在北京的哲盟文化人,细数还真不少,中央党校副校长苏星先生是那方土地上的代表,社科院文研所副所长、评论家包明德也是,以环保为创作题材的小说家郭雪波,一只笔写尽沙漠风情;军旅作家巴根,写完了《僧格林沁亲王》又写《成吉思汗》,把马背民族的历史与大英雄劲气十足地展现给九十年代的读者……这几位乡亲,除了苏星校长之外,另几位都与我走动较勤,而江浩尤其来往密切。

初识江浩时,他尚在呼和浩特工作,聊天时无意中说到故乡的羊好吃,江浩就不经意地补上一句:“冬天时给你捎一只羊

来。”我点头，一脸感激的神色，心里却知道文人的允诺大多带有即兴发言的味道，谁当真，谁傻冒。

没料想江浩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，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，江浩来北京了，电话打到单位，仍是熟悉的乡音，亲切中一如既往地口吃：“羊、羊、一只整羊，给你捎来了，到北影洗印厂去取吧！”

八十年代的中国，还没富裕到拿钞票点炮仗斗富的时候，也没有生猛海鲜的八方游动，使整个中国飘散着一股暴发户的气息。因此八十年代一只羊，是江浩自远方捎给我的浓浓的情意，虽然这只整羊让我大出洋相，我一无利刃二无技术，庖丁解牛的典故极详熟可就是无法对付一只冻得邦邦硬硬的羊！但我仍衷心感谢江浩千里之外捎来的这道肥硕的难题。

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好一个江浩。

江浩不姓江，姓佟。

姓佟的大多是满族，江浩自然也不例外，满蒙一家，所以江浩喜交蒙族朋友，而且按照老礼教，他大言不惭地充当“舅舅”，我不知道他占了多少蒙古人的辈分上的便宜，但有一个人他毕恭毕敬，直到把这个蒙古汉子敬奉到生命的最后时刻。

这个人叫达木林，也是哲盟人，当过《民族文学》副主编和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，因患食道癌，在几年前病逝于北京。对于达木林，江浩开口闭口是“我老师”，平日里狂傲不羁的性情，在达木林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江浩执弟子礼甚诚甚恭，这情景因为罕见，就格外让人感动。达木林逝世时，江浩专程由内蒙古赴京奔丧，为老师守灵护灵，事后江浩沉重地告诉我道：“达木林老师有恩于我，在我文学创作刚起步的时候他提携我、帮助我，我怎能忘记这些？”江浩记性极好，达木林的恩情使他成为文坛上一道奇异的风景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古训又使他对恩师没齿

4 盗猎揭秘

难忘,我不止一次地听他谈起达木林的人品和文品,江浩仿佛借对老师的回忆与思念表达一个草原人的恩仇观,朴素、平常,世俗化兼百姓化,你说有几分江湖气也成。江浩小时候,具体点说是在“文革”中流浪过,挖过甘草当过盗马贼,民间或江湖的传统道德规范刻入江浩心灵深处,他又在日后的创作及个人生活中张扬了这一特色,于是江浩成为独行侠式的文坛人物,敢爱敢恨,敢想敢干,嬉笑怒骂,皆成文章。

与江浩相处,让人想起草原上的烈马,想起陡起的狂风,以及草原湖泊中勇悍的黑鱼棒子,世间的规矩和秩序,是为守规矩和秩序的人或动物建立的规矩和秩序,江浩不可能被规范,这也许正是江浩成功的一大奥秘吧!

北京城里的满族人很多,我认识的也不少,他们大多沉稳凝重,礼数周全,说话一口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,被汉文化浸透了的那种气息由这些满族朋友传导出来,你会触目惊心想到“八旗子弟”由盛到衰的过程,昔日杀伐征战铁马金戈的祖先,今日温文尔雅点头哈腰的子孙,透过老舍先生的名剧《茶馆》,内中的沧桑变幻转化为鲜明可感的直观。但是在江浩身上你看不到这些,他久居塞外的生活,大漠与草原的气度,磨砺和营养着浩然之气,未驯的野性又使他拥有一份狂放与自信,提笔如刀剑,在稿纸上纵横驰骋的时刻,江浩想必找到了努尔哈赤与多尔袞席卷天下的豪气与壮迈。江浩是另一种满族,是远离京城文化而靠近三百年前老哈河发迹祖宗们的满族,故而江浩的根扎得很深很深。

事实上江浩描写自己民族的作品不多,他的《盐柱》表现的是蒙古族生活;田壮壮改编他的著名电影《猎场扎撒》,同样也是蒙古族的故事;以后他导演《烈火金刚》,是华北平原抗日战争的血火往事,但你从江浩贯注在自己作品中的神髓中,可以读出一

种不羁的奔放的灵动之气,一种野气和大气,一种渴望创造与更新的勃郁的生气,这应是江浩对自己三百年前入主中原的杰出祖先们精神上的承继,李自成也好,吴三桂也罢,全灭。

江浩迹近顽童。

他永远在开心地笑着,写着,炮制着和发表着或成功或不成功的作品。当江浩四卷本的文集出版时,广告上称他为“集魔鬼与天才于一身”的作家,这句广告用语让我想起了艾青老人赠我的一张条幅:“魔鬼与上帝其实全是人的化身”。江浩事实上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天才,他只不过是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勤奋的作家,是一个热爱生活与大自然,热爱生命与自由的童心未泯的普通人。当然,江浩以泥做的男人的身份,还热爱兼怜爱着水做的异性们,这涉及到江浩的个人隐私,我就不多说了,否则“闲话”真成了家长里短的“闲话”,打住,但江浩的确拥有非凡的魅力,真诚回报他的异性朋友似乎都这样认定。江浩让许多奶油小生愤愤然又惑惑然,一个说话口吃形象平平准酒糟鼻子半谢顶的家伙,凭什么……气归气,恼归恼,江浩依然故我地趾高气扬着,红鼻子在阳光下,闪烁着性感的光芒。

当江浩谈起打猎时,尤其是坐在他家客厅地板上的狼皮上侃侃而谈时,江浩的感觉真的好极了。如果再喝过一两瓶“蒙古王”牌白酒,这是哲里木盟产的名牌酒,江浩借着酒劲会感觉更好,他说起雪地追踪野鸡和开车驱赶野兔,说起瞄准和扣动扳机,直到枪响猎物倒、犬吠风萧萧,抵得上一部中篇一首长诗;待到狩猎归家盘腿上炕,小酒一端野味上桌,又分明是描摹一幅风味画演奏一曲交响乐。猎人江浩与文人江浩形神合一,生命的快乐与顽童的心态相映成趣,此时的江浩如果再有余兴,会命令他的哈巴狗爱娃(希特勒情妇的名字)立定、敬礼,进行叼乒乓球表演。小狗爱娃屿常认真地执行着主人的命令,如一个绒球般

6 盗猎揭秘

在地板上滚动,此时驯犬师江浩会开心地大笑着,说出一串又一串幽默之极又恶毒之极的笑话,补充一句,江浩说俏皮话的本领,够得上一流。

初识江浩时,他酒量甚豪,像个草原汉子;再识江浩时,不知为什么他戒了酒,滴酒不沾的江浩,清醒得让人感到可怕的江浩,拥有了谜一样的故事;最近又见江浩,他恢复了一个酒徒的本来面目,我问他戒酒复饮酒的由来,江浩说是因为打猎。

看来打猎使江浩寻找到自我,我指的并不是别的,只是饮酒。我昔日亦好酒,且常负醉,三年前胃出血,自此之后“酒功全废”,每见江浩品白酒的有滋有味状,便心生妒嫉。最近的一次聚会,由一位居京的内蒙古人做东,把一批哲盟文人请到家中小酌,包明德、巴根、江浩和我,齐齐赶了过去。那一天大家喝了不少酒,茅台、五粮液、泸州老窖,还有古井贡和长城干白,江浩贴着我,一杯接一杯地喝个痛快,后来他醉了,喝醉了的江浩知道我的胃病,只许我喝葡萄酒。酒喝到一半时,江浩又催我到里屋小睡一觉,这种关怀和体贴使我感动。那一天江浩倒头睡至深夜一点半,清醒之后方开着车回自己的家,像这样乡情浓郁的聚会,大家彼此用乡音聊着各自感兴趣的话题,是人生一大乐事,江浩焉能不醉?!

江浩现居京郊良乡西路园,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一处所在,那小区管理颇好,有绿草坪及若干樱花,有可散步的小径,可垂钓的鱼塘,为使不安定的灵魂趋于安定,我心怀叵测地赠一根鱼竿给江浩,建议他如热爱狩猎般涉足“钓界”,钻研钓技,熟悉鱼情,以静制动。江浩兴冲冲地接过鱼竿,抢了一下,说道:“像警棍,能吓唬歹徒。”

如果江浩能迷上钓鱼,太阳将从西边出来,打赌!

1998.5.避斋

目 录

闲话江浩(代序)	(1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引言 应当是关于盗猎者以外的随想	(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 人对人的尊重还处在待开发的状态,现在又要与动物平等相处了;实现此目标,并不亚于人类自身解放所人遭遇的一切艰难。我们初始困惑	(10)
---	------

二 对飞禽走兽的虐杀,我们能够定性;但对野生动物博爱式的虐待,我们却熟视无睹了;我们对盗猎行为的认识应该是广泛的。我们无意拓展	(84)
---	------

三 所有的手段都展示最后的才华——捕获;所有人都会举起博爱显示道德的规范,所有人举起兽性都是对着他人。我们依然盗猎	(161)
---	-------

后记 也是对动物命运的困惑杂感	(228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我的感谢	(248)
------------	-------